

主題一 王道與善治

信仰與政治—動機、民意、循序漸進

前銓敘部 部長/宗教聯盟 主席

朱武獻

在座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今天很榮幸受邀來這邊，跟各位分享我個人在文官體系當中累積一點的心得和理念。

可能很多人只知道我是陳前總統時期的銓敘部長，對我發起第一波 18%年金改革有點印象，但不知道我是參加國家考試，從公務人員一路做上來的。2000 年我擔任行政院人事局長的時候，在我手上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施政，就是推動「週休二日」，當時我喊出新政府將以「二〇〇二年全面實施週休二日」為目標進行規畫，想當然爾在工商業界引起軒然大波，因為 1998 年已經開始隔週休了，短短幾年就要再進一步週休二日，政府面對的阻力算是不小，尤其是「工時降低，將導致經濟競爭力降低」的質疑。

我想，以結果論來說，社會大眾應該都肯定週休二日是一個成功的政策，但是，在當時沒有人能確定這個政策一定會成功，老實說我那時候也是驚驚(台語)。從一開始的規畫、配套，我都戰戰兢兢，我的立論點是，人民需要更有品質的生活，這不僅僅只是靠金錢，還需

要家庭時間、親子時間，大家也比較有時間生小孩哈哈。因為留德的關係，我發現德國對工作效率的注重遠大於工時，人家經濟競爭力也是很好，而且其實歐美早就週休二日了，台灣身為仰賴貿易的島國，應該要能夠和歐美對接，不然人家週六放假，你在上班是要怎麼對口？然後我們國定假日放假的時候，人家歐美在上班，這情況我是覺得需要調整。

再來，我考量當時隔週休週六只上半天班，這樣一年 52 週換算下來，總共是 13 天班，所以只要少放幾個國定假日，改為只紀念、不放假，對國內經濟衝擊並不會太大。我當時唯一被擋下的只有 228 紀念日，因為民進黨蠻堅持 228 一定要放假辦紀念活動，其他像是行憲紀念日這些都改為只紀念、不放假，約略砍了八個國定假日，後來又加上週休帶來休閒觀光旅遊潮，帶動了內需經濟，這也算是額外的收穫。如果當時還是每週六都要上班，那要直接推動週休二日就不可能了，因為衝擊會太大，所以一個成功的政策，不是官員有「以民為本」的動機就足夠，還需要理性檢討、審慎評估，尤其最重要的「穩健改革」、「循序漸進」的施政，不能濫用公權力去壓迫，否則也只是政黨輪替就改來改去的一場內耗。

我們在 2001 年 1 月 1 日，比預定的 2002 提前一年，公家機關與學校全面實施了週休二日，配套上為了不影響一般民眾，公務機關

採行中午不休息、延長夜間服務、週六或週日輪班服務等三種配套措施，並且將事假、喪假都做了縮減。

我知道在這邊應該有人想問：那為什麼勞工不能一起規定全面週休二日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當時的人事局長職權只涵蓋公務人員，勞工不歸我管，哈哈這是實話，但是一個政府的施政會有整體性，既然執政黨願意讓我們人事局推週休二日，勞動部的勞工政策基本上不會差到哪裡去。在此我也請問在座的各位，你信不信直接規定勞工全面週休二日，那個物價會立刻翻漲好幾漲？或是老闆直接就調降薪資來因應？反而從公家機關與學校去推週休二日對企業有示範及引導作用，尤其學校，企業老闆、大股東也有小孩對吧？就我觀察週休二日大概維持了八到十年的成功，重點是政府的態度不能太偏頗向資方靠攏，例如不要放任無薪假、超時加班不給加班費等等...政府後來就是偏頗了，才導致週休二日的平衡毀壞，好的勞資風氣要再修正回來要很努力，我覺得很可惜。

還有另一個觀察的角度，我舉一例一休的例子來給大家解釋，一例一休的失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政府對勞工管太多了，每個行業都有甘苦談跟特性，本來政府就是應該扮演「看不見的手」，分寸要拿捏好，像我在中部就有個司機朋友抱怨，說他本來幫老闆開車晚上加班去應酬都有紅包，一例一休下去變成老闆應酬找工讀生來開車，不敢

讓他加班，他反而少賺那個紅包，他跟我說他寧願加班，很不可思議對不對？這也是為什麼綠營立委後來會有一些爭議發言，像是說「勞工想加班」這種話，被輿論痛批，說實話也是有點自找的，法律要上路不能一改再改，事前準備工作要做好。所以各行各業的民意我們都要傾聽，可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勞工的問題比較複雜，沒辦法一個勞基法規定到讓全體滿意，基本上只要大框架願意「以民為本」就可以了，我認為最有效的還是勞基法裡面的罰則跟檢核，罰則要靠立法院去訂，這障礙一直無法突破，因為立委不願意得罪利益結構，檢核則取決於政府的執政態度，像台北市賴香伶局長就很認真執行，我認為罰則跟檢核才是比較有實際效果的。

在我銓敘部長任內，我最廣為人知的就是對 18%開了第一槍，那時候我被國民黨立委打得很慘，因為公教票大部分是國民黨鐵票，一向只能加薪不能減薪的，但是身為一個負責任的官員，我還是必須做對的改革，當然這也謝謝陳前總統有給我指示跟支持。當時我對 18%並沒有下重手，因為我一貫的主張就是要「穩健改革」、「循序漸進」，結果被罵「肥大官、瘦小吏」、被貼了很多標籤，我當時心裡是很難過的。在年改這個議題上面，一般人可能因為媒體的關係，看到的都是「領」退休金這個動作，其實，「績效」才是年金能夠永續的關鍵，年金操作績效只要達到 4%，再配合適度的調降給付，以

及節省下來的完全挹注彌補，就不會破產了，在我本人任內績效都有達到 4%以上，績效數字上網都能查到。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退休的少領、現任的多繳，然後還是要破產，只是延後而已，所以這次的年金改革是非常失敗的。我回想我當初留德法學博士回台灣，如果看到這樣的制度，我一定會做別的人生規劃，我認為這次的年金改革會使很多人才不願意投入國家。

另外，我想有的人會看到我時常代表宗教界出來說話，可能很納悶，朱武獻跟宗教界的淵源是怎麼來的？跟大家說一個算是祕密吧，現在每逢重大慶典跟選舉大家都會看到政治人物到寺廟及宗教團體拜會，對不對？開啟了這個風氣的人就是我，是從我帶著阿扁全台到處跑寺廟、跑宗教團體，跑到連國民黨跟其他政治人物都發現，原來宗教信仰才是最貼近人民的生活，所以大家就開始跟著跑。好處是宗教信仰會被尊重，壞處是有的人他就是不信，只是當作選舉造勢的場子在跑而已。在我擔任行政院人事局長直到銓敘部部長期間，更奉總統命令擔任中央與宗教界間的窗口，負責協助解決全台宗教相關的疑難爭端，這本來是內政部要負責的，但因為我比較熟所以特別派我來協助，大概部長級以上的官員只有我和王金平，平常不需要選舉也能看的到我們來服務，我是這樣跟宗教界結下很深的緣分。

退休後，有感於在我擔任公職期間，看到了台灣各宗教團體共存共榮、安定人心、穩定社稷，投入社會公益、濟弱扶貧不遺餘力，時常大大彌補了政府部門之不足，甚至於現在發生天災，也是宗教界動用資源並號召志工有系統地投入救災，因此，我發願要全力投入弘揚宗教的行列。對我而言，「弘揚宗教」涵蓋範圍不限於任何一個宗教派別，我希望是發揚台灣宗教界的博愛、大愛，讓社會更好。2006年登記成立「全國宗教聯合發展基金會」，我本人至今擔任董事長。2013年6月受中國佛教會委託，我發起組成宗教法令專案小組，整理研究可能面臨之法令問題並以問答題呈現，2014年出版發行五千本，由佛教界助印，第二版2015年兩千本，由道教界助印，第三版2017年兩千本，由一貫道助印，都是免費分送全台各宗教組織使用。

大家看到海報上有寫我目前還有個身分，就是宗教聯盟的主席，宗教聯盟本來一開始叫做宗華教信聯盟，2017年在滅香封爐的陰影下，為了守護宗教界永續信仰大環境，諸多勸進之下成立的，由十幾個宗教教派聯合組成，這在國際上是很不容易的，國際上都是單一宗教黨，我們宗教聯盟是第一個組成跨宗教政黨，這證明台灣的宗教界共存共榮是世界第一，這個比亞洲第一奇怪燈塔更值得驕傲太多了，我們比其他國家更有條件去發揮宗教界的能量淨化社會，制衡政治護私之亂象，回歸「以民為本」之正道。以此為出發點，與各界各黨發

展友好關係，例如 2018 我就開放黨內支持藍綠白各縣市候選人，讓民意能夠大於黨意，真正的民主一定要從黨內做起，你才有能量去帶給台灣真正的民主而不是民粹，大家互相尊重、促進和解、選賢與能，發揮台灣宗教共存共榮的和平精神，奠定國家社會和諧理性之基石。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各個宗教組織成員都懷抱著虔誠的信仰和熱忱，擁有很豐沛的志工和資源，長年努力還是改善不了台灣各種亂象，人民還是感到很痛苦？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生活的所有一切，都脫離不了政治，政治帶來的破壞遠大於宗教界的修補。天下事，還是要天下人共同去成就，有堅定信仰的政治人物他必然能有好的核心價值，能以人民福祉為優先，這個絕對不是用政黨顏色可以區分的，未來我希望宗教聯盟能做到「以道領政」，藉由宣揚教化好的理念並藉由本身的實踐，來讓台灣政壇更清明、更理性。這是我的一些淺見和感想，跟大家分享，謝謝。